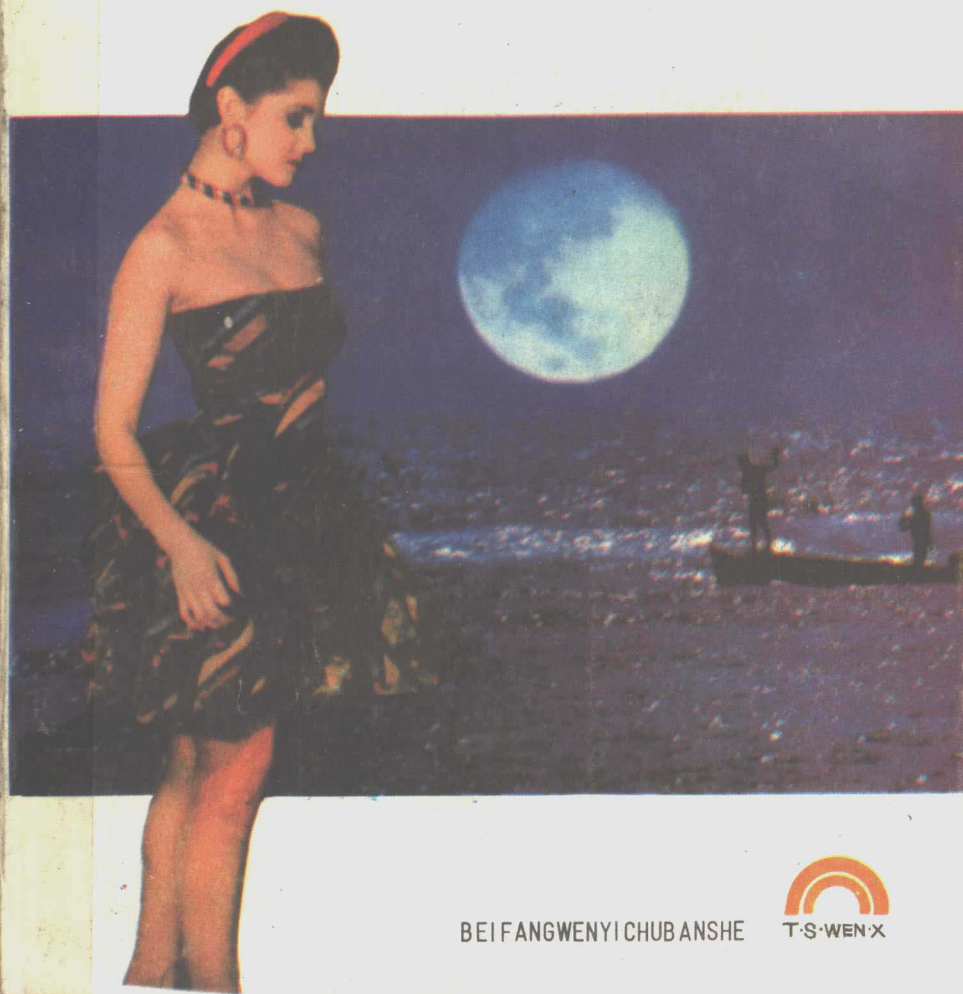


香港漂流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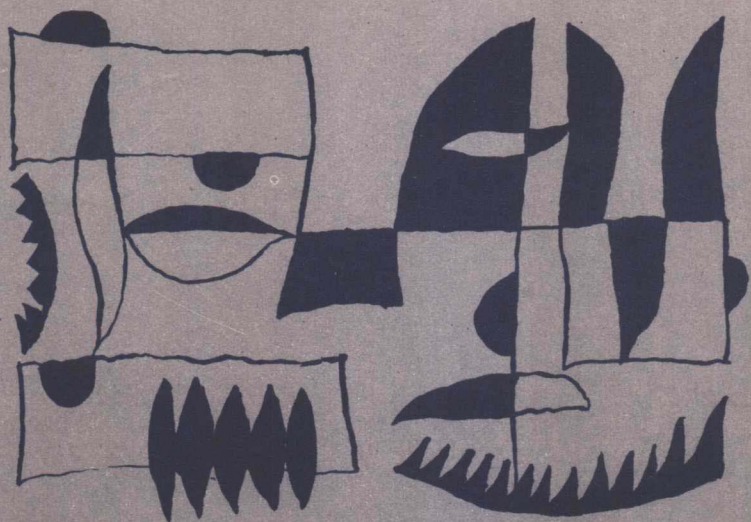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俗文学学会 编选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BEI FANG WEN YI CHU BAN SHE





香港漂流记

编选

责任编辑：雷 雯

封面设计：李 欣

香 港 漂 流 记

xianggangpiaoliu Ji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区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 19 14/16·插页2·字数980,000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 第1次印刷

印数：— 11,828

ISBN 7-5317-0121-9/I·122 定价：5.45元

目 录

香港漂流记	1
冰清玉洁	81
夜盗对心菇	143
唐伯虎落第	229
昆仑千里行	355
智劫神风号	409
金骏祝传奇	467

香 港 漂 流 记

李宏林 李世栋 刘永昆

1947

1948

第一回 双双出走

三月的沈阳，风还带着寒气，特别是一大清早，地面上还结着一层薄冰，象镜子面那么滑，走路一不小心，就要跌跤。

这天早晨，在沈阳南站苏军解放纪念塔下面，站着一个姑娘。她，二十三、四岁的模样，身材适中，体形苗条，眉眼清秀，鸭蛋形的脸蛋儿上，一边一个小酒窝。墨黑墨黑的刘海烫成了卷儿，两根齐肩的辫梢也烫成了两朵墨菊似的花。上身穿着一件红黑方格的细呢子短大衣，大衣领口围着一条蛋青色的纱巾。下身穿一条墨绿色的毛的确良裤子，裤线溜直，不肥不瘦的裤角罩着脚上穿的一双半高跟的青年式红色牛皮鞋，搭眼一看，很象一个舞蹈演员。

这姑娘一会儿向马路上过往的人流望望，一会儿看看腕上的手表。噢，她这是在等人哪！她等谁呢？看，来了！只见马路对面一个小伙子，冲着姑娘招了招手，就三步并作两步地朝她身边走来。

小伙子能有二十五、六岁，一头浓浓的黑头发，鬓角和耳朵眉儿搭齐，圆脸膛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一看，这小伙子

就挺“帅”。只见他上身穿着一件咖啡色的皮夹克，下身穿条灰喇叭裤，脚上是一双黑色尖皮鞋，左手拎了一个大旅行袋儿。小伙子走到姑娘面前，笑了笑，伸手挽起了姑娘的胳膊，便向车站的剪票口走去。

车站广场上人流熙熙攘攘，擦肩接踵。人们不由得都把目光投向了这对男女青年，从心里羡慕着，真是天生的一对儿！

那么这对男女青年要到什么地方去呢？那位可能已经猜着了——是“旅行结婚”！对，是“旅行结婚”！

这对男女青年到底是谁呢？那男的叫何奇，女的叫孟香，他俩都在乌金市运输公司的一个运输队工作。孟香的爸爸是这个公司的会计师，妈妈是市医院的内科大夫，老两口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，从小娇生惯养，什么体力活儿都不让她干，连衣服都得妈妈给洗。正由于娇惯成性，所以高中毕业后分配到运输队工作，她什么活都干不了。队里研究来研究去，只好安排她看茶炉给大家烧开水、热饭盒。就这样，有些工人从家里带来米，准备蒸饭，孟香不是水放少了，把饭蒸得象枪砂，再不就是水放多了，把大米饭做成了大米粥。何奇同孟香有共同的地方，也有不同的地方。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也是哥一个，是个独生子。何奇的爸爸是个大学教授，妈妈是石油研究所的研究员。不同的是，何奇身体棒，有一把子力气。文化大革命中，何奇的爸爸被打成“资产阶级反动权威”，送进了“牛棚”；妈妈因为发言念错了语录，被戴上“现行反革命”的大帽子，关进了专政队。何奇当时小学刚毕业，父母都被专了政，家里只剩下自己，每天要做三顿饭

给爸爸妈妈送去，又要管好这个家。一有工夫，还要找人学几路拳、几套武术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爸爸妈妈学了一辈子‘ $x+y$ ’，到头来还是吃不开；现在事事要靠拳头，还是武力最厉害。”就这样，何奇学了一身好武艺，要打架，十个八个不是他的对手；要干活卖力气，二百斤一个大麻袋，一哈腰就扔到肩膀上。为此，一年前，刚到运输队，领导就让他当了装卸工。可何奇的理想哪是装卸工？所以，他身体再好，也不愿意上那运输卡车，有时车开走了，他才慢悠悠地上班。到哪儿去呢？到烧水房去吧，那里暖和。就这样，何奇很快就认识了孟香。两个人很谈得来，可以说是一见钟情。孟香爱穿好的，爱打扮自己，何奇也挺好穿戴，别看是个装卸工，可从来都不穿工作服。有一回，小何和小孟上街，看到了一对华侨夫妇，就跟在人家后边。他俩一边跟着走，一边评论人家的穿戴，羡慕极了。足足逛了大半天，直到人家回到宾馆，他俩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还有一回，他俩去看香港电影《生死搏斗》，回来的时候，两个人足足唠了一个下午。何奇说：“你看人家香港人吃什么，穿什么，多阔气！哪象咱们每月挣这三百多毛，啥时候是个头？”孟香说：“可人家香港再好，咱也只能是看看而已，看完了，我还得热我的饭盒，你还得跟你的车！”何奇看看前后没人，悄悄地对小孟说：“别泄气，动动脑筋咱们也能过上那种日子……”小孟不信，推了他一把说：“别净说开心话了，我不稀罕你哄我。”小何攥住小孟的手：“说真的，我若是能去香港，在那干苦大力也比这强，等把钱攒够了，我再回来接你，怎么样？”小孟又相信小何的话，又不敢相信小何的话，急着问：“你真这么

想的？”“真的。”小孟忙说：“为什么你一个人去呢，咱们俩一块儿去不行吗？”小何想了想说：“行是行，就怕你吃不了这一路上的辛苦！”小孟说：“不怕，有你，我什么都不怕。”何奇更加喜爱孟香了，他一下子把孟香搂在怀里，小声地告诉她：“香港那儿钱好挣，生活富裕，咱俩若是都过去，不用说干个好差事，就是凭苦力挣钱，有个三、五年工夫，也能混个洋房、汽车。到那时候回到大陆上来，也他妈华侨一下子！现在可倒好，让一个小小的班长整天支使得团团转。老子有那一天，回来专门到咱们运输队转一转让他们看看……”

孟香打断了何奇的话，忙问：“别来精神会餐，你说说咱们怎么能去香港？”何奇也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到达香港，不过他不愿意在小孟面前说不知道。就装着个老练的样子说：“容易得很，从这里上了火车，到北京，再从北京到广州，然后从广州坐火车到深圳，听说那里有个什么桥，桥这边是咱们大陆，桥那边就是九龙，只要几步就跑过去了。”孟香象听故事似的，听入了迷，忙问小何：“有那么容易吗？”小何说：“这有什么难的！”小孟不信，就说：“听说弄不好，会判你个叛国罪，哪有那么容易的！”何奇说：“干嘛让他们抓住啊！有我呢，到时候你听我的，没错！”

就这样，何奇和孟香背着父母，背着领导，背着亲戚朋友和同志，从沈阳南站登车直奔广州而去。他俩一心向往着香港，幻想着到香港来个“旅行结婚”，建立一个幸福的小家庭。

车轮轰隆轰隆地滚动着，何奇、孟香肩并肩地坐在车厢

里。两天两夜的长途火车，何奇早困得不行了，他头仰在椅背上，两手抱着两只粗胳膊呼噜呼噜地睡着了。

孟香也是又困又累，可她怎么也睡不着。刚上车时，那股一心想去香港的欢乐劲儿，这会儿已经淡薄了许多。她想，今儿个是从家出走的第三天了，爸爸和妈妈发现女儿没了，不知多么着急地到处找呢！而小何的爸爸妈妈也就这么一个独苗苗。不久前，组织上给他爸爸妈妈平了反，十多年的冤案得到昭雪，并恢复了原来的教授和研究员的职务，刚刚过上舒心的日子，如果发现儿子失踪，也得急出一场大病来。小孟后悔离家之前为什么没想到这些呢？她这会儿，好象看见妈妈正到处挂电话打听女儿的下落，想到这儿，小孟的眼泪象泉水似地从乌亮的大眼睛流了出来，她怕被旁人看见，急忙掏出手绢捂住了眼睛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车厢的广播器里，传出来女广播员那清脆的声音：“各位旅客请注意，列车快要到达我们这次旅行的终点站——羊城广州了，请旅客们整理好自己的物品，准备下车！”这声音把何奇从睡梦中惊醒，他扭头看看车外，北国那种寒意早不见了，到处是一片葱绿的景象！可当他看看身边的孟香时，只见小孟低着头用手绢捂着眼睛，两个肩膀轻轻地颤动着，噢，她在哭！何奇赶紧贴近孟香的耳朵悄悄地安慰着说：“亲爱的，别难过，已经到广州了，再向前……就到咱们的目的地了。过两年回来，把咱俩的父母都接到香港，那时就好了！”

听了这话，孟香的心情好了一些。她把手绢从眼睛上拿开，望了一眼何奇，笑了。何奇从旅行袋里掏出一块巧克

力，把外面的包装纸剥去，然后用手送到小孟的嘴里。一股可可和奶油的芳香，立刻传遍了小孟的身心。小何又告诉她：

“到了香港，吃巧克力那是家常便饭，算不了什么。那儿有各式各样的巧克力，有美国的，也有英国和法国的，听说非洲的巧克力是最可口的。”对于香港的生活孟香是向往极了，那真象她的名字一样，做梦都想着香港啊！她除了向往香港的生活以外，再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当一个歌舞演员，她认为自己嗓子好，身材苗条，做一个歌舞演员是很有发展前途的。可是现实却总跟她开玩笑，让她去给大家热饭盒、烧开水，她早烦死了，恨不得一时离开这个烧水房。她想，到了香港，自己若是能当个歌舞演员，那可是一生最大最大的幸福了。

到了广州，何奇和孟香随着人流走出车站，又急忙来到通往深圳的售票口。何奇按照价目表把两张票的钱送进售票口，女售票员隔着玻璃窗打量着小何和小孟，严肃地问：“到哪去？”“到深圳。”“有边境通行证吗？”何奇摇了摇头，那女售票员“啪”地一声，把钱推了出来。什么“边境通行证”？小何根本没有这种准备。而孟香就更糊涂了，她连香港在中国地图上的东西南北都不清楚！何奇原来说到了广州坐上火车到深圳，过个桥就是香港，哪知道要的什么通行证啊！这里的天气实在太热，原来那套衣服已经穿不住了，他俩把外衣脱下来，只穿衬衫和单裤。

何奇和孟香无心观赏羊城景色，拎着塞得满满的旅行袋，顺着珠江岸无精打采地走着。到哪去呢？他俩也说不清楚。

这时迎面走来一个下穿短裤，上着白色半袖衫，头发闪着发蜡光亮的瘦青年。只见他手里捧着一块金链手表，悄声问小何和小孟：“要吗？这是地道的香港货”

何奇和孟香同时瞥一眼那手表，又同时摇摇头：“不要。”说完，走了过去。

那瘦青年尾随而来，又问：“要这个不？也是香港货。”

何奇和孟香又同时回过头来，看见那瘦青年手里捧着一个带阿拉伯字码的玩艺，他们不认识那是袖珍电子计算机，摇了摇头走了。刚走两步，何奇觉得这个瘦青年一定能知道怎样去香港，或许能想些办法，便转回身，喊住那瘦青年：“伙计，你过来！”瘦青年以为小何想买什么，便急忙来到小何跟前。小何悄声问：“喂，朋友，能弄个边境通行证吗？要多少钱给多少钱。”

“怎么，你们两个想越境去香港？”那瘦青年上下打量着小何和小孟。

何奇肯定地点点头：“对！去香港！”

那瘦青年又问：“去香港干嘛？”

何奇坦率地告诉他：“旅行结婚。”

瘦青年把手中的金链表和电子计算机装进了兜，然后冲着小何和小孟一摆手：“来，跟我来！”

这个瘦青年要把何奇和孟香带到哪去呢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漂洋过海

瘦青年把何奇和孟香领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原来领到了广州越秀山的越秀公园里来了。他们找了一个比较幽静的角落，瘦青年让何奇和孟香坐在椅子上，告诉他俩：“我去找老大，他会给你们想办法，你们不要离开这儿，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回来。”说完扭头便走了。

孟香埋怨何奇不该跟瘦青年来到这里，她说：“这个人靠得住吗？”何奇说：“不怕，他若是去告密，就不会领咱们到公园里来，……”小孟又说：“不告密，若是找流氓来咋办？”小何安慰她：“找流氓来也不怕，十个八个没关系，你沉住气！”

不一会儿，瘦青年果然回来了，还领来一高一矮两个人。高个子穿一件黑衬衫，灰喇叭裤，火箭式皮鞋，年纪有三十多岁。矮个的穿花格衬衫，瘦短裤，也是火箭式皮鞋，年纪有二十五、六的样子。只见那个高个子叉腿站在何奇眼前，两手往裤兜里一插，问道：“你要去香港？”

何奇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：“对，我们俩一块过去，”

“那里有亲戚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过去干什么？”

“他没告诉你吗？”何奇指了指那间小屋，说：“我们准备旅行结婚，在香港建立一个幸福的小家庭。”

“想的倒挺美，我问你有胆量吗？”

“你指的什么胆量？”

“比如说过海，三层楼那么高的浪，你敢不敢？”

“可以，大海淹不死我。”

“你不怕，她也不怕吗？”高个子说着冲孟香努努嘴。

何奇拉着孟香的胳膊：“有我就有她！”

“好，好，”高个子佩服地点点头，“不过，还要有一种胆量，比如让边防军抓住，会不会出卖朋友……”小何马上明白了对方的意思，果断地答说：“请放心，到任何时候，我们也不会……”小何还没有说完，高个子猛地朝小何胸脯就是一拳，把小何打坐在椅子上。何奇一把将小孟推到旁边，紧握拳头站了起来，一步一步朝大个子逼近。何奇比大个子矮半头，他心想打就打个利索的，给你们来个下马威，决不能打持久战。他瞅好了，象头猛狮一样，一头朝大个子撞去，同时举起拳头照下巴就打。大个子看来太轻敌了，根本没料到何奇会给他来这么一手。结果，这一拳打得他后退十来步，一下子摔倒在草坪上。旁边的小个子和瘦青年，一看老大挨了揍，马上跳过来，从左右两侧向小何逼近。何奇估计眼前的形势绝不是大个子想打架，很可能是一种试探。何奇真判断对了，确实是在试探。试探什么呢？一是试探何奇是真想越境呢，还是保卫部门来这里放线钓鱼的？二是试探何

奇到底有没有胆量，能不能让边防哨卡抓去，会不会把他们给供出来。这时何奇从腰间“唰”地拔出来一把雪亮的匕首，然后把左脚踢起来蹬在椅子上，掀起喇叭裤腿，照着白酥酥的大腿，“咔嚓”一声把匕首“关”了进去，鲜红的血水顺着刀口淌落下来。他瞪圆双眼，朝着几个家伙喝道：“来！谁敢上？”孟香惊叫一声，瘫坐在长椅上。

再说摔倒在地上的高个子，和那逼近他的矮个子，瘦青年，一见小何这个举动，三双眼睛同时一亮，急忙奔上前来，紧握住小何的手。那高个子说：“请原谅，哥哥我不得不难为你一下啊。”

“没关系！”小何说着，从裤兜里掏出手绢把伤口紧紧扎住，然后放下裤腿，冲高个子说：“你可是老大？”

高个子点头说：“你叫我阿大好了。”然后指着矮个子和瘦青年说：“他叫阿三，他叫阿金。这回咱们谈谈过海的事吧！”

谈的结果是，阿大可以租给小何一只橡皮艇，租价是人民币五百元。由阿金领航，送到对岸后，阿金再回来。何奇和孟香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，总共还不到三百元，最后只好把旅行袋内的衣物和各自腕上的手表都交给了阿大，才算谈妥了这笔生意。

那么这个叫阿大的，是干什么的呢？这阿大、阿三和阿金，都是走私贩子，他们经常来往香港和深圳之间，用橡皮艇做交通工具，走私、贩运港货和外国货，投机倒把。刚才，瘦青年阿金在珠江边上向小何和小孟兜售的手表和电子计算机，就是推销他们走私的商品。说由阿金领何奇和孟香过

海，就是阿大又要到香港贩运私货了，这回一去还可以捎带两个乘客，不是一举两得吗？就这样，阿金领着何奇和孟香走山路，钻树丛，过了几个日夜的夜猫子生活，最后终于接近了海岸。在台风即将袭来的一个漆黑的夜里，避过岗哨，他们把一只藏在那里的两张木床大小的黑色橡皮艇放下水，冒着生命危险，驶向了滔滔的大海之中。第二天，天刚亮，海上便起了大风，橡皮艇象一个水瓢，一会儿被掀到半空中，一会儿被摔下万丈深渊。阿金在艇后面操纵推进器，谁知一个大浪涌来，把他一下子掀到了海里。虽然阿金的游泳技术很高，可是由于浪太大，他还是被推出去五十多米远。何奇忙扔给他一只救生圈，但是不等漂到阿金身边，就让海水卷得无影无踪了。突然，阿金一声惊叫，原来一条大鲨鱼跃出水面，张开血盆大口，一下子把阿金拖入滚滚浪涛中，再也看不见了。孟香从昨晚上船，便呕吐得不省人事，何奇怕她跌进大海，便用一根手指粗的尼龙绳，将孟香牢牢捆在艇上，他自己也在腰上扎上了一条尼龙绳子，然后把另一头拴在橡皮艇上，以防万一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也不知是风还是浪，终于把这只橡皮艇推向了海岸。何奇昏昏沉沉地望见了灯火通明的岸上，一下子坐了起来，忍着全身的酸疼，用双桨拚命地朝那有亮光的地方划去。

划呀，划呀，橡皮艇到底靠岸了。何奇把艇拽上了海滩，这时他已经筋疲力尽，一下子跌倒了。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，何奇醒了过来，他仰脸看到了远处的高大楼房，连楼顶上五光十色不断变幻着的霓虹灯，也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他